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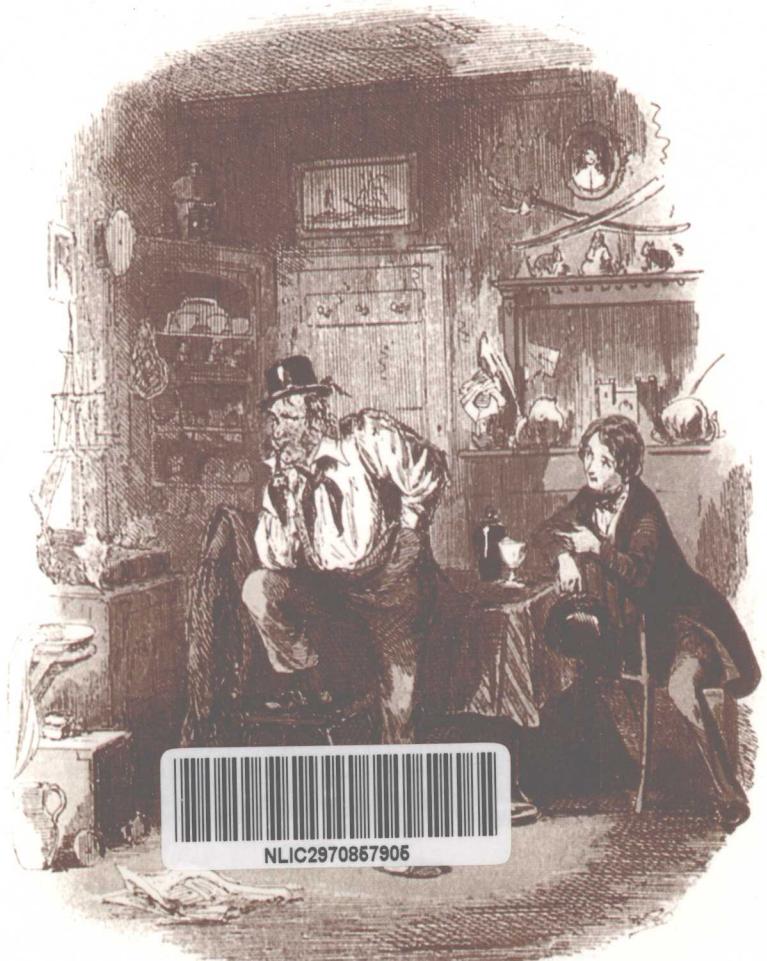


名著名译 董贝父子 (上)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NLIC2970867905

名著名译
插图本

董贝父子

(上)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薛鸿时 译



NLIC29708579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Charles Dickens
Dombey and Son
据 The Caxton Publishing company
London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贝父子/(英)狄更斯(Dickens, C.)著;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978-7-02-009002-0

I. ①董… II. ①狄…②薛…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785 号

责任编辑 吴继珍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64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0.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02-0
定 价 58.00 元 (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介绍薛鸿时君翻译的《董贝父子》

薛君鸿时，来我们外文所英美文学组最晚，年亦最少，他秉性严谨，工作认真，中英文功底都不弱。我当时正翻译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因长年从事翻译工作伤了眼力，才译了七万多字，眼花了，翻不下去了，但领导不容许工作起了个头就停止，我就请薛鸿时君代劳，另起炉灶，从新翻译这部作品，把它翻完。那时薛君初来我所，还未订立工作计划，他欣然应我之请，立即勤勤劲劲着手翻译。当时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常需停顿，他断断续续，翻译了五年左右，译完全书。据薛君说，他起先的译文，参考了我已译出的部分，他读过我那篇《翻译的技巧》^①，觉得颇有道理，他是按我讲的“技巧”翻译的。我读他的译文，觉得很通顺，找出部分原文核对，也很忠实。但据薛君说，《董贝父子》的译本如今已不止一种了。我对其它译本都没有看过，好在我只是推荐，去取之权不在我而在出版社。我不过平平实实介绍了这部译作，是否可用，听凭出版社决定吧。

杨绛 谨序

2011年12月28日

^① 2002年10月7日写《记我的翻译》，10月30日，改写《失败的经验》，题目改为《翻译的技巧》（见《杨绛文集》第8册402页）。

前　　言

狄更斯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出身贫贱，只断断续续上过四年小学，全靠勤奋自学而成就不朽的业绩。《董贝父子》是狄更斯的一部重要作品，写于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即作者三十四至三十六岁之间，当时他已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以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奥立佛·退斯特》(1837)、《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老古玩店》(1840)、《巴纳比·鲁吉》(1841)和《马丁·瞿述伟》(1842)以及中篇小说《圣诞颂歌》(1843)等名满天下。前期的长篇小说主要凭借他卓绝的才华、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瑰丽的想象力，进行“即兴创作”。写作时并无周密的计划，不讲究结构技巧，只是信笔所之，任意挥洒，而奇思壮彩，自然喷涌。尽管故事情节充满巧合、人物塑造过于夸张，然而却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创造出一系列不朽的典型，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

从《董贝父子》开始，狄更斯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写作本书前，他已拟出详细的提纲，全书分多少章，每一章要容纳多少内容、展开多少故事，他都有缜密的计划。从此以后，他着意要写出结构严谨、艺术上精雕细琢的精品了。接下去问世的就是他所有作品中自己最爱的一部《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此外，属于中期创作阶段的名作还有《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和《小杜丽》(1857)，每一部都是传世杰作。

狄更斯一生除创作两部历史小说《巴纳比·鲁吉》与《双城记》(1859)外，其他作品写的都是当代生活，但都有若干年的时间差，写的大致上是他童年时代的生活，而《董贝父子》则有很强的“即时性”，描写的就是小说发表时的英国社会生活。《匹克威克外传》中的四位朋友出游考察时乘坐的还是驿车，而《董贝父子》中着力描写新型的交通工具——火车。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在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四至六年，中国还处于专制极权、夜郎自大的清朝道光年间，而英国早已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英国农民流入伦敦，“他们双足疼痛、疲惫不堪，以惊恐的目光看着面前那座大城市，似乎预见到一旦进了城，自己的苦难就会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海岸上的一粒沙似的微不足道。他们蜷缩着身子，在冷雨凄风下冻得瑟瑟发抖，似乎已无所容于天地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里，“有毒颗粒物化为稠密的黑云，低覆在人类居住的城市上空，”更严重的是“人类的道德瘟疫也和有毒的空气一起上升……”小说写的是距今一百六十年前的事，但在我们读来却十分亲切，觉得正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社会转型期间妇女的地位问题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故事中着力描写的两对母女（贵族斯丘顿夫人与她的女儿伊迪丝，以及捡破烂的贫妇布朗太太与她的女儿艾丽斯），她们虽然分别身处社会两极，伊迪丝和艾丽斯都是绝色女子，性格都很刚强，但同样都未能逃脱万恶的“权”与“钱”的统治力量的摧残。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女性的美丽，甚至风韵、才艺都不属于她们自己，都被标价出售。伊迪丝在违心地嫁给大富豪董贝先生之前，向这位毫无艺术素养的生意人，充分展示了音乐、美术的才华，以增加自己的“附加值”。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伊迪丝和艾丽斯都不甘这种屈辱，而拼命反抗，她们主动地选择了悲剧的命运。狄更斯把爱情婚姻的理想寄托在弗洛伦斯和沃尔特、涂茨和苏珊身上，这两对幸福的婚姻是排除了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的巨大差异才得以缔结的。本书主人公董贝先生是个硬邦邦的、不打弯儿的资本化身，坚信金钱万能，最后连遭丧妻、夭子、背叛、破产，成为一无所有的穷人后，才克服了金钱的异化，恢复了正常的人性。

书中的伪君子、两面派、背主的恶棍、诱骗主人妻子的詹姆斯·卡克，是个复杂的现代人物形象，他与犯错误的哥哥划清界限，装出

一副疾恶如仇的假象，目的是拼命往上爬。狄更斯充分揭示了卡克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在他最后被卷入火车车轮之前，却怀着温情怀念被他背弃的哥哥和妹妹。又如一心想当董贝续弦的托克丝小姐，缺乏自知之明，闹了不少笑话，然而在董贝破产后，她竭尽所能给予关怀、帮助，凸显她始终如一的执着和真诚。E. M.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批评狄更斯只会塑造“扁平”人物，这话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狄更斯塑造人物的本领非凡，决不会简单化、概念化，在世界文学史上，只有曹雪芹可以得其仿佛。

狄更斯笔下那对虽无文化，但善良质朴的涂德尔夫妇，以及充满正义感、勇敢忠诚的女佣苏珊·聂宝，都是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进城找活干的乡村居民。他们都具有美好的心灵。李切子是弗洛伦斯第一个人生导师，使她自小就受到正面的道德影响，学会以爱心善待他人。苏珊更与弗洛伦斯突破主仆的界线，成为最忠诚的至交、挚友。从狄更斯塑造的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正面人物身上，可以充分体会作者的民主思想。劳动人民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直接创造社会财富，是真正的社会脊梁。

从《双城记》(1859)开始，狄更斯进入创作晚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远大前程》(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和未完成的悬念小说《德鲁德疑案》(1870)。

狄更斯的小说成就，并不是一条简单的、从低到高的上行曲线，他二十四岁时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就是一部不朽的世界文学经典，广大读者和研究专家对于他早、中、晚期的作品，都各有所爱，给出不同的评价。记得钱锺书先生就对我说过，他最赏识狄更斯充满幽默感的早期作品。

本书附有“菲兹”(Phiz, 真名 H. K. Browne, 1815—1882)所作的插图多幅。由于画家是狄更斯的密友，对原作有深刻的理解，这些插图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各色人等的生活百态，在人物造型、服装器用、风俗习惯的把握上无人可以与他相比。这些画对我们了解原作帮助极大。

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大师的经典名著，想要完全做到“信、达、雅”，真是谈何容易！我自知才疏学浅，并无奢望，唯愿多年的辛

勤努力不致完全落空。但愿本译文能基本正确地传达原作风格，明白晓畅，有起码的“文学性”，能引起读者诸君对狄更斯进一步的阅读兴趣。诚恳地期待狄更斯同好们对我的错误加以批评、指正。

本书前七章及第八章的前半是根据一位不愿署名的前辈学者慷慨赐我的“未定稿”整理而成的。这部分译稿不但是我学习的楷模，而且成为全书的警策。

薛 鸿 时

狄更斯两百年诞辰之际于北京紫竹院寓所

作者原序之一

我不能放弃机会,仍要像往常一样,在书上这个通常是向人们问候的地方,与我的读者诸君道别,尽管我只是要感谢他们,在我们刚刚结束的旅程的每一阶段,都给予我无限热烈、诚挚的同情。

如果读者中有谁为小说的某个主要情节感到忧伤,那么我希望,这种忧伤能使有同样感受的人们互相亲近起来。我并非全然为他人着想。我得声明:本人感受到的忧伤至少不亚于其他任何人;如果人们亲切地记起这种经验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将感到欣慰。

查尔斯·狄更斯

1848年3月24日

于德文郡街

作者原序之二

恕我冒昧直言，我相信世上很少有人具备正确观察人们性格的能力（或习惯）。就本人阅历而言，我甚至发现就连正确观察人们面貌的能力（或习惯）也决非人们普遍具有的。我想，正因为缺失前者，使人们往往在判断中犯两种最常见的错误，那就是：错将羞怯与傲慢相混淆——这实在是一种很常见的错误——以及人们不懂得：性格执拗的人，心里时时刻刻都在跟自己搏斗。

无论是在这本书里，或是在现实生活中，董贝先生都没有经历什么突变。他始终意识到自己的不公正。他愈是抑制它，他必定愈加不公正。内心的羞愧和外界的境遇也许会使这场搏斗在一星期或一天后告一段落；但这是一场长年、持续的搏斗，只有在取得长期稳定的胜利以后，仗才算打完。

我在日内瓦湖畔开始写这本书，继而在法国写了几个月，然后又在英国接着写下去。这部作品与它写作地点之间的联系，在我心里的感觉异常强烈：直到今天，尽管我仍能在想象里，认准小海军准尉商店里的每一级楼梯，确认弗洛伦斯结婚时所在教堂的每一条长椅，或是勃林茂博士书院里年轻绅士们的每一个床位，但我仍会这样胡思乱想：柯特船长为了要躲开麦克斯丁格尔太太，竟隐匿到瑞士的群山中去了。与此类似，当我万一会想到海浪总在说着什么话时，我的回忆就会把我带回一整个冬夜在巴黎街头徘徊的情景，正如那天晚上，当我撰写与我那位年轻朋友永别的篇章时，确实曾怀着沉重的心情，焦躁不安地在那里整夜踯躅一样。

查尔斯·狄更斯

1867年

目 录

作者原序之一	1
作者原序之二	2
第一章 董贝父子	1
第二章 最井然有序之家也难免不测之变， 灾变发生之后及时采取了措施	12
第三章 董贝先生在家，以男子汉和父亲的 身份独当一面	24
第四章 故事里续有新人出现	35
第五章 珀尔渐长，受了洗礼	47
第六章 珀尔再次失去亲人	64
第七章 托克丝小姐寓所的鸟瞰， 以及托克丝小姐的心境	83
第八章 珀尔的成长和性格	88
第九章 木制海军准尉遭了难	109
第十章 海军准尉遭遇灾难的后续故事	125
第十一章 珀尔进入新的环境	138
第十二章 珀尔的教育	154
第十三章 航运信息和发生在商行里的事	174
第十四章 珀尔愈来愈显得老人相了，他回家 度假	187
第十五章 柯特船长惊人的智谋，沃尔特·盖 伊新的工作岗位	212
第十六章 海浪总是在诉说着什么话	229
第十七章 柯特船长为年轻人尽了一份心力	235

第十八章	父亲和女儿	247
第十九章	沃尔特远行	267
第二十章	董贝先生出门旅行	282
第二十一章	出现几张新面孔	297
第二十二章	商行经理卡克先生小施手段	310
第二十三章	弗洛伦斯孤零,海军准尉神秘	331
第二十四章	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在沉思	355
第二十五章	关于索尔舅舅的奇异消息	369
第二十六章	过去与未来的暗影	379
第二十七章	更浓重的暗影	398
第二十八章	改变	417
第二十九章	戚克太太睁开了眼睛	430
第三十章	婚礼之前	443
第三十一章	婚礼	460
第三十二章	木制海军准尉崩溃了	479
第三十三章	对比	498
第三十四章	另一对母女	512
第三十五章	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妇	526
第三十六章	暖宅宴	539
第三十七章	不止是一个警告	552
第三十八章	托克丝小姐帮一位老相识上进	564
第三十九章	航海家爱德华·柯特船长新的 冒险经历	574
第四十章	家庭关系	594
第四十一章	海浪中的新声	613
第四十二章	私密任务和意外事故	626
第四十三章	夜间守护	644
第四十四章	离别	654
第四十五章	亲信代理人	666
第四十六章	辨识与思索	675
第四十七章	晴天霹雳	691

第四十八章	弗洛伦斯出走	715
第四十九章	海军准尉的新发现	728
第五十章	涂茨先生的哀怨	747
第五十一章	董贝先生和外部世界	767
第五十二章	秘密情报	777
第五十三章	更多的情报	795
第五十四章	逃亡者	813
第五十五章	磨工罗布砸了饭碗	827
第五十六章	有些人兴高采烈, 斗鸡却让人讨厌	842
第五十七章	另一场婚礼	868
第五十八章	时光流逝	877
第五十九章	报应	894
第六十章	本章描述的主要是婚事	917
第六十一章	宽恕	931
第六十二章	结局	945

第一章 董贝父子

屋里遮得暗暗的，董贝坐在屋角一把大扶手椅里，椅子就放在床旁边。儿子身子裹得暖烘烘，躺在小摇篮里；摇篮仔细地安置在炉前一把矮长椅上，紧挨着炉火，他的身体就好比一个黄油松饼，得乘它刚做出来就烤成焦黄。

董贝大约四十八岁。儿子刚出世约四十八分钟。董贝脑袋有点儿秃，脸色红润。他相貌堂堂，身材匀称，可是神气过于严峻，一脸傲气，使人无法亲近。儿子脑袋完全光秃，脸色很红润。毫无疑问，是个漂亮的婴儿；可是他皮肤皱巴巴，斑斑点点，看样子像是受到挤压，此时还没有平复。时光和忧虑像一对冷酷的孪生兄弟，把我们人类当做供他们采伐的树林，一路走来就在树身上凿出一道道痕迹，留作印记，准备到时候就把树木砍倒。董贝的额头上已经留下了一些印痕。儿子脸上虽然纵横着千道细小的皱纹，但那位惯于欺人的时光老哥，却爱用它镰刀的平面把婴儿的脸蛋抚摸得溜光滑亮，好让它将来在那里狠狠地下刀子。

长期的心愿竟然变为现实，让董贝高兴得抓住悬挂在笔挺的蓝外衣下面那条沉甸甸的金表链，把它抖动得玲珑作响。外衣纽扣在远处昏暗的炉火映照下，也闪闪发光。儿子攥着两个小拳头，似乎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诞生，尽管虚弱无力，却也在努力向人世间抵挡、招架呢。

董贝先生说：“董贝太太啊，‘董贝父子商行’以后不光是空有其名，而且又名符其实了。‘董贝父子商行’——‘父子商行’！”

董贝父子这几个字具有使他变得温柔的力量。他这个人从来不习惯对太太细语温柔，这时尽管还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却在董贝太太名下加添了一个亲热的称呼，“董贝太太，我……我亲爱的。”

这位身体极度虚弱的夫人有点惊讶，抬眼望他的时候，脸上竟泛

出一阵红晕。

“等他受洗礼时就给他取名珀尔^①,我的……董贝太太……这是理所当然的。”

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回应了一声“当然”;更确切地说,她只是动了动嘴唇,又合上了眼睛。

“董贝太太啊,他爸爸、他爷爷都叫这个名字!我真希望他爷爷能活到今天,亲眼目睹这喜事!”他又用刚才说话的腔调再说了一遍“董贝父子”。

董贝先生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几个字上。上帝创造地球,为的是让“董贝父子商行”在上面做买卖;上帝创造太阳、月亮,为的是给商行照亮;上帝为了给商行船只航行之便,开辟了长河大海。虹霓为他们预报好气候;风是顺是逆,只意味着对商行事业的或损或益。沿着轨道运行的星辰,也不敢违背以商行为中心的宇宙规律。在董贝先生眼里,就连常用的简缩字也具有仅仅与“董贝父子”相关的新鲜意义。譬如说 A. D. 就不是耶稣纪元的缩写,而是“董贝父子”纪元的缩写了。^②

他步着他父亲的后尘,沿着生死的顺序,从“董贝父子”的小老板升为大老板。将近二十年来,他成了这家商行的唯一代表。这些年里他成了婚,结婚约已有十年之久。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他娶的这位夫人并不爱他;对她来说,幸福的时光都已经逝去,她只得收拾起满腹愁绪,温顺地恪尽自己眼下的责任,对丈夫百依百顺,别无所求。这些闲言碎语与董贝先生密切相关,当然不大会传到他的耳朵里。如果让他听见,恐怕世上没有谁会像他那样根本不予置信。“董贝父子”商行经常做皮革生意,却从来不和人心打交道。商行把人心这种高雅货色,让给人间小儿女们,在寄宿学校,或书本上去经营。董贝先生自有他的见解,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女子,能嫁上他这样的老公,还不称心如意、风光无限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实必定如此。

① 珀尔(Paul):董贝父子同名。

② A. D 是拉丁文 Anno Domini 的缩写(“A”是“纪元”的缩写,“D”是“吾主耶稣”的缩写);但在董贝心目中,“D”成了“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的缩写。

就算是最缺乏雄心壮志的女子，能有指望为他的商行生出个小老板来，也一定会激情勃发，无限振奋。且不说为这家独资经营的商行传宗接代，女人要有地位、有钱财，结婚是必经之路。董贝太太和他缔结婚约的时候，对这种种有利条件，自然看得再明白不过。董贝太太对自己丈夫的社会地位每天都有切身体会。董贝太太平时坐在他家餐厅的主妇位置上，款待宾客，总显得雍容华贵，得体大方。董贝太太一定感觉幸福。她想不幸福都难。

但是，无论如何，令人遗憾的事还是有一桩的。是的，他本人也承认。事情虽然只有一桩，但这桩事却关系匪浅。他俩结婚十年，却一直没有男性子嗣，直到今天——董贝先生坐在床前大扶手椅里，把他那条沉甸甸的金表链抖动得玲玲作响的今天，才算有了男性继承人。

有一件不值一提的事，那就是：大约六年前，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这会儿小女孩悄悄地溜进了房间，谁都没有注意，此刻她正怯生生地蹲在房间角落里能看得见妈妈脸蛋的一个地方。对“董贝父子商行”而言，一个女孩子算得了什么？商行的卓著声誉和显赫地位是一笔巨大的资产，女孩子不能对此有所贡献，她就好比是一枚无法用于投资的劣币，一个顽劣不堪的败家子罢了。

就董贝先生而言，这个小女孩好比是他的感情从不涉足的一条偏僻小径。然而此刻，他心头得意、快慰之情，已经满到快要溢出来了，以至于他觉得可以把洋溢在心头的感情，洒几滴在这条偏僻小径的尘土上。

于是他说：“弗洛伦斯，我知道你准愿意走过去看看你那漂亮的小弟弟。去吧，只是不许碰他！”

小姑娘用敏锐的目光对他的蓝外衣和硬绷绷的白领结瞥了一眼。蓝外衣、白领结，以及一双走起路来叽嘎叽嘎的皮靴、一块不停发出滴答滴答声音的表，就构成了她心目中爸爸的形象。她的视线立刻又回到妈妈的脸上；妈妈一动不动，丝毫没有反应。

倏然间，妈妈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小姑娘。小姑娘急忙跑到床跟前去，踮起脚尖站着，以便把她那小脸蛋更深地埋在妈妈的怀抱里；那种拼性舍命的激情，与她幼小的年龄完全不相符合。

董贝先生生气了，他站起身来说：“天晓得！这算是干什么呀！真是的，这样的举动缺乏教养，一点都不稳重！看样子恐怕我得请裴普斯大医师再上来一趟。我要下楼，我要下楼。”他在炉旁的矮长椅旁边停了一下，又说道，“不用我吩咐了吧？请你特别小心，好好照看小少爷。这位太太姓什么来着？”

那位护士倒是上等人家出身，但因家道中落，对谁都赔着笑脸。她不敢冒昧地直说自己的姓氏，只是委婉地暗示了一下：“先生叫的是卜洛吉吧？”

“卜洛吉，请你好好照看小少爷。”

“这还用吩咐吗，先生，真的。我记得弗洛伦斯小姐刚生的时候……”

董贝先生说：“啊，得了，得了。”他俯身看那摇篮，同时略微皱眉头说，“你说弗洛伦斯小姐那时候怎么怎么样，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大不一样。这位小少爷可是命中注定要完成重大使命的。你要完成重大使命啊！小家伙！”他一边呼唤那新生婴儿，一边举起他的一只小手，放到唇边亲吻起来。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举动可能会损及自己的尊严，便下楼去了，样子颇为尴尬。

帕克·裴普斯大医师是一位宫廷御医，在为豪门巨室助产接生方面声誉卓著。这时大医师正反背着双手在客堂里来回踱步，而家庭医药顾问大夫则怀着无可言喻的钦佩，在一旁望着他。最近六周里，家庭医药顾问不断在对他所有的病人、朋友、相识们吹嘘说，自己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召唤，准备去董贝府接生。这回他可是要和宫廷御医帕克·裴普斯大医师合作呢。

“啊，先生，”帕克·裴普斯大医师压低声音说，此刻他那圆润、深沉、洪亮的嗓子，与大门上的敲门环一样，也包住了，不出大声，以免吵了产妇，“经过你的探视，你觉得你那亲爱的夫人，精神是不是稍稍振作了一些？”

“也就是说，受到了激励，”家庭医药顾问低声补充了一句，同时对宫廷御医鞠了一躬，似乎在说，“请原谅我插了一句话，可是，能与你合作，真是三生有幸。”

这个问题让董贝先生感到窘迫。他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产妇的